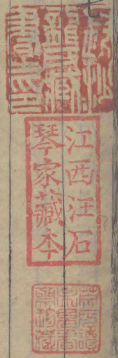




刑法部三

律令上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欽乃攸可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

教若三二其冷亂之道也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政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莫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一

論語子路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勉勉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醫乳生男二壺酒一犬生女二

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乳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三于力不能獨

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共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

謂曰伐柯後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

易坎卦主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譽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恨也令領

也理領之使才相犯也律纂音纂也纂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而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乎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

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

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前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二一

之法不足以御姦於是相國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

者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挾詩書僞語者俱為城且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

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

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曰鶴飛廉若也

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道

太子道若中道然古銅甚動

西至真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門南頭第二門

得絕乃度之

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濶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大

子得絕馳道

又曰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

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醉亂視地音胡聘反切不知所守何足

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卽位下詔曰法令者欲

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與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

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也常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

又曰成帝河平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

他比曰益滋奇謂請常文外工者別有謂以定罪也他此謂引他類以附之稍謂律條也奇音居左反

具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者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令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

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

任用與臧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欠骨

宜爲石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

欲擠音若齊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寬

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

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

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侯莫足遊者乃入闕見衛將軍衛將軍數

言上上不省費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

朝奏暮后入見所言九事其入者爲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瑯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稱說云云博見

謂曰如太守漢吏奏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

人道何也言不能用也且持比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遷廷

尉典職決疑當讞天下獄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

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

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言何以人情知之掾吏試與正監共擬前世決事吏議難知

者數計事持以問廷尉以爲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正用意覆之

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吏並

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陳畧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四

過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肅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主常欲整齊

衆今遵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

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桓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爲刑開一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利謂事條比謂律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隘除故條如此天下知

方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越候奏越律與漢律駁者餘十事駁乖也與

越人申明舊例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奏章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

亥朔四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

也書帝聞而怪曰人費農桑遠來詣關而復拘之以禁忌豈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中初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罪

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

張侮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

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

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又輕侮

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豐彌復增甚難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五

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教女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

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

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諭也重

死制而弟減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

制罪當腰斬常問郭躬躬曰法今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

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

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逆

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

代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詔

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又曰陳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甫書曰鈎校得

其姦賊鈎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侯也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去賦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

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民名也贖罪

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

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又曰卓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

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

受乎將乎居自以思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弊

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

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

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

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

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理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

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剛定律令擬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掾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兄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仕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文書辟藏之以俟聖王咸常敕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己出之女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七

母已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凱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其荀氏所生之女爲潁州太守劉子妻亦坐死罪以懷妊繫獄荀氏辟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之命魯哀之使主簿程盛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矢族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旣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旣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替土人臣

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吳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備可以不已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輕忽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尙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虜愛身之謂夫保己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充所定新律旣頒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八

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訪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尙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服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令律法旣成始頒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光旨昔蕭何以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古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軍定律令旣成預爲之注解

乃奉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心之書也文約而例直聽審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名之鍾鼎鑄之金石以塞異端絕異禮也然後人知恒禁更無滯污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分名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異之直夫析薪之禮也

晉朝雜事曰秦始皇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宋書曰劉秀之爲尙書右僕射請改定制命凝部人然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宐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過赦謂宐付尙方窮其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七

九

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下 科附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脩改
與境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不辜寧殺有罪則斷獄之
職古所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
第便擢用之

北齊書曰武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爲定法者
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
罪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二十八

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
出沒至於後主權奉用事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
卒至於亡

三國典略曰齊封還渤海舊人廷尉卿軌之子也久爲法
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穎
等同脩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損益
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爲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
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
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今

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乞言之必行忌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
唐書曰高祖入關除隋苛政爲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皆軍叛逆者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苛細五十三條格物從寬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卽楚之沈叔安崔善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卽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當朝通議之士更加釐改載謂魏徵又曰舊律太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減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
太平御覽 卷一百二十八 二

誠在君上不出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兢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具千條餘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卽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必因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

又曰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撲攻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

篇其輕狡城傳越戲借假不廉侈淫喻制以爲雜律一篇
又以具其加減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罪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
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
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
民利天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又曰願聞爲國
之大夫太公曰爲國之大夫者爲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
是大夫也文王曰願聞不法公曰不法則令不行令不行
則主威傷不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則行刑
妄行刑妄則賞無功不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君
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八

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人事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
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教
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凡軍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國安令輕
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右乎行令行
令存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
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
死益令者死

增益令者
殺無赦

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
重也法者將立朝廷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

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合布憲于國五卿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上大夫

晏子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八 四
適衆適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已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又曰法令者民之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義不行君立則賢者不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使得榮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所以塞怨望也

又曰堯舜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爲主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一

五

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在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爲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主守法術拙

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則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卿左右曰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爲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弟門者立法羣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依法太子怒人爲王泣曰必爲誅戮廷理王曰尊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八

六

又曰大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慧於法之內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狗反服於虎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臣反制於君矣

又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不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使敵者

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之敵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 三千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北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固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八

七

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于不能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

傅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又曰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之發天下樂之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徙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

會稽典錄曰董昆字文通餘杭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

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

功曹史刺史盧行孟刑部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

轉署昆爲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昆本學律令所司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戰爲獄吏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乃之署文學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各令以存事制

張裴律序曰張湯制越官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鹽鐵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移姦偽萌生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八

八

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作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臯陶謨虞如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玉不易之道也夫吏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科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鉗

琴服

鑿諸慘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羣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邪正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于寶先大明中爲尙書水部郎先深之爲左丞苟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憲司之職理有厘正而刻頃無輕重輒致私絕批風難長主者可嚴爲具

劉邵律畧曰刪舊科採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楊雄劇秦

美新曰金科玉條

科條謂所主法律金玉珍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爲程十程爲寸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八

九

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箋云茇草舍也言召伯聽男女之訟百姓

正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利告者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下入束矢則是則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首也詩曰其以直如矢

束矢其曰商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廟然後聽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三十九

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刺今勝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日券書及使入鈞金兄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則

是自服不直者也夫入金者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廟問左平戊也戊使

善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之天窮行無告也凡遠近惇獨老幼之

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於上而罪其長

又曰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凡卿大夫之獄

訟以邦法斷之邦法八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彛之邦成謂若

今明史事之比也

又曰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

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着也訊言也用情理書之翼以五

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變

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五曰目聽觀其
眸子然不直則眩然

又曰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辯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也成平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
與其聽獄訟者

又曰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
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也訊言一宥曰不

識再有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嚴謂愚民無所識判宥之
死立謂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械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
若舉刃欲砍伐而斂中人者遺忘若問帷薄忘言在焉而
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一一

禮曰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懲刑者辟罪也心三刺以

民情斷明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是也行
誠有不偏附從輕附施刑也求赦從重雖是罪司凡聽五

刑之訟必厚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也權平意論輕
里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奏也淺深謂似悉其

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右助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曲爭

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丐聽之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

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論語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又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語為半片言為單亂折斷繩手路鼎取所如

言必直而可合獄折也

又曰孟氏使楊膚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漢書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

明

後漢書曰陳寵羣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

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數務為陳當代便

宐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三十四人有辭曹之辭公其事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二

其所平決無工壓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

三錯易為輕重石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為昱撰辭

訟北七卷決事杼二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附奏以為法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宐其寬久訟

磨政所不斷法理所難乎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

以譎數法摘奸服譎許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又曰法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推每行部錄囚徒察顏

色知情偽長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衣言遂捕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德至州府稱冤

訟莫有訟者省乃辭詣廷尉柔問曰如何以知夫不忘
盈垂涕對曰夫少單持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
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
與人有怨讐乎對曰無柔曰與之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
與同營士焦子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冠
子文問所坐言坎曰頗會舉人錢否乎文子曰自以單貧
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寶禮錢何
言不取子文惟知事露應對曰不坎柔問曰汝已殺禮便
宜早服子文於是扣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使遣
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
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
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
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又曰鄧攸晉詣鎮軍將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
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
以女妻之

又曰符融仕符堅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
返宿妻家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
楚掠誣引殺妻婦察而異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
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

自北面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曰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爲驗是以悞中婦人也

宋書曰傳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媼爭絲各言已者詰琰琰掛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五

後魏書曰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馬失白璧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又曰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公君兒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歎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之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

又曰唐和爲內都大官評斷獄訟不加捶楚疑獲質者甚多世以是稱之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提家得錢五千堤懼管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歛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冬帝聽訟於正武殿白旦及夜繼之以燭

又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君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生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洽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否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慶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

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破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後施免罪勝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勝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可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庶幾乎

又曰蘇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刑獄其六均賦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七

隋書曰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諂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又曰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馬先至獄中因露坐率側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訶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詳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何以遵人尙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

禁入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尙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

察之術歸於義察猶齊也是古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

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

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怒責也責因之罪必思兼謂思也辭思其主思義重大罪可求以用

之罪也又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公甫魯大夫子曰不知

公甫之不能聽獄也甚而反之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

者恥民近禮矣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八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洽情人

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

歸也情見歸實也

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曰孟徐氏何祠于己人聽其訟獄謂之神主

訟于孟徐之所人之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會稽典錄曰郡置鍾離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

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

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訟掾吏議皆曰烈孫男兒

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

身爲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田以升合券取其田懷

姦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義

也請常山俾烈妻子於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又曰謝吾夷字堯卿山陰人也爲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
遇孝章皇帝巡狩幸晉陽上水嘗見刺史班秩有詔敕夷
吾入傳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林西廂南而夷吾
處東分推以其中夷吾肖錄囚徒有序長姦部民者縣吏
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觀言和刺史決當云何頃夷
吾何之曰亭長詔書朱憤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
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
與上台章漢帝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
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 曰鉅鹿劇郡舊
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九

九

張裴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戚則情動於中而形於外言揚
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則必心愧而面赤內悼而色
奪

賈誼新書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不當罪半以爲當
罪雖梁士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賢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
奇知乃召而問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不當半以爲當奈
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旨璧其澤相如也其徑相
如也然有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者曰徑與澤相
如也一者十金一者五金曰何也朱曰側而翫之一者厚
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當疑則從與梁武

大悅新序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外戚於思也

又曰秦始皇盡決獄夜理書

說苑曰召公述職當蠶桑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資二千二萬小婦子年纔幾崖頭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因痛思念惡爭其則財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則士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謹案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輩省其千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輩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十

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傳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平十五者智力以自居度此妄輩必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以見伸展地凡庸何能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鞏温飽十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又曰臨淮有一人持疋繅到市賣之道遇雨彼戴後人求其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繅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繅直數百錢有何足紛紛白致縣官呼騎吏斷續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風前撮之

繅主稱怨宣曰然因知當也爾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土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夫婦數月胎墜

因閉匿不產期至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中
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
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鬼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
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懷愴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
服伏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二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終

吳興陳杰分校

決獄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信發志中雖過可亮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部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

官里叔魚攝理

攝代理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亦蔽

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

施生罪也

雍子曰知其罪而駱以賈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

具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

掠取昏亂也

貪以敗官為墨

墨不潔之

稱殺人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一

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漢書曰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已後縣道官獄疑者各獻所屬

一千石官長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當報之

當謂處斷也獻其議也

所不能決者皆趨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且

為疑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又曰景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獻

有疑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

失

假令有說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

欲合理獄者務先寬自此之後獄

刑益可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

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問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旣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合他馬固不致傷我乎而廷尉云罰金釋之曰灋者天子所與天下公者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言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國父子公斷決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刑車爲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人累壯丁柰何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二

遂自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毋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不殺爭之弗能乃抱其獄具哭于府上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咎其殺孝婦太守殺告者祭孝婦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蓋亦我治獄必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

又曰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自護功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後漢書曰郭躬字仲孫潁川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預朝
識有某兄弟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中常侍
孫章傳詔命兄不教道弟報兄重弟減死章誤言兩報重
獄已斷尙書奏矯制斬上問躬躬曰當罰金上曰矯殺人
何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誤章不過傳命之謬於事爲
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立法命刑不可委曲生
意上曰善

後漢書曰吳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
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軍收御者送獄

鈞留也

詔書遣

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三

臣禮爲大不敬匡執灑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
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郎長

又曰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

與三府掾屬共案楚獄顏忠王平辭連及隊鄉侯耿建曲

成侯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

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

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

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久繫此耶朗曰臣恐海內

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

見拷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拷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纔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於所陳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期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

又曰虞翊爲司隸校尉臨終謂其子曰吾爲隸長殺賊數百其中必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地

又曰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四

又曰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及辭所連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府不入府先往獄案理其無明証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扣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郭躬家代衣冠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漸獄

深刻少于延年亦明律法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大故言小

大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

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允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晉書曰周處爲廣平太守有三十年滯獄一到悉決遣之

理無不當

又曰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南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師雖不傷人處灋當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原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

後魏書曰真君中以獄訟畱滯始令中書以中經義斷諸疑事高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阜陶至德也其後英薨先亡劉頊之際英布黥而王繼世雖久猶有刑餘之弊沉凡人能無咎乎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五

宋書曰謝庄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辨必收聲吞矍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坐者無恨

又曰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死語妻死後剝腹出病後張手破視五藏悉糜碎以張忍行割剗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副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緄議賜妻痛往逾言見識謝及理考事源存心非忍害謂宜哀

矜顧顛之議以爲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顛之議

隋書曰裴蘊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奉掌机密善後何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小大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又曰裴政爲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曰耶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六

免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魏國兵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無以應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尙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史大夫

又曰梁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唐書曰真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灋務從寬恕古人云賣棺者願歲之疫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今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俱任公正善人爲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金如此則姦僞息矣太宗曰古者任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發取公死論之加日是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尙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主閣門待罪僕射封德彝議云監門校尉不之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罰銅二十斤從之大理卿戴胃執奏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七

供御湯藥飲舟舡誤不如律者皆死陛下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遷司刑丞相時用灋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又曰潤州刺史竇孝謹以龐氏爲奴誣告云較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鞠之季昶斷鍊成其罪龐氏坐斬侍御史徐有功執論龐氏罪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進法司結刑有功當棄市方視事令吏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出則天覺法司所劾召

有功詰之曰卿此斷獄失出何多耶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捨小過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民默然麗氏減罪流于嶺表

又曰杜景德爲日刑丞天授年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正事理刑獄時人稱云遇徐社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又曰李勉爲膳部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詔竝處斬四有仰天歎者勉偶遇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兌而上言曰元惡未彌遭點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又曰顏真卿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未決真卿至辨之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八

天方早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曰寶歷中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婦至死者府上其獄刑部郎中寶叅斷合償死刑部尙書柳公綽議曰尊嚴卑非聞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之議得減死

又曰竇叅爲先奉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克暴與弟毆其女弟芬又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理芬兄弟同當死衆官皆請候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于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人

人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殺之一縣皆伏又曰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辦事爭者輒擊登聞鼓裴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幽達枉直言今

輕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然則安用吏理乎
上然之悉歸有司

風俗通曰南郡讞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酗酒
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曰汝翁復罵吾必
揣之侍曰類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
陽復罵遠遂揣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可徒鮑宣決事
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遠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
於凡庸不遷怒况所尊重乎當減死罪論

又曰趙相汝南李統爲冀牧阮况奏統耳目不聰宜免職
任無幾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統處當尅厭上心帝曰君
大聰明刺史下視君耳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九

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卽
以杖擊丙誤傷乙中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
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
罪所以欲詭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
君子顧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轉葬四月
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許嫁以
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
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
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

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終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

十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終

吳興沈宸分校

刑法部七

贓貨

罪

贓貨

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獄非家寶惟治聚罪之事其報

則以衆人見罪也

尙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美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大戎氏取美馬駮身朱蠶雞日之西海濱取白狐青翰之於氏取怪馱之有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一

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具如車渠陳於紂廷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邢侯楚臣公之二子雍子亦楚人

久而無成

士景伯如楚

士景世晉理官

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

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

蔽斷也已具央獄門

左傳昭六曰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於貨於叔

孫使請冠焉

以求冠爲辭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壽矣

託送作冠

橫去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辭其意也

爲叔孫故中豐以貨如晉

欲行貨免

也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

沓神豐不使得出不欲

免貨

又昭六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子

其大

賂以女樂謂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成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

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見比食三嘆既食使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彥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臣酒不飲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

陽人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

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

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水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二

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乎

漢書曰薛宣為馮翊太守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

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其妻獨受繫

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之之移書

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昧而立不知殺身

以自明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五之極以顯其

魂

又曰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也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婚家亦各坐自他罪

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

溫舒與弟三族而兩妻家
各一故作五也

溫舒死家累千

金

謝承後漢書曰神嵩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爲
交蛇以獻梁冀嵩糺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三府畏懼不敢
案之冀由是銜怒于嵩

華矯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昔路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定安朝邠人善用兵
飲食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
必資乏也乃出錢賜之吏漸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爲致

死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三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欽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
坐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欽求哀
者千餘人至有髡削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
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書奏而欽已死獄
中

又曰李膺遷河南尹時宛陵大性羊元郡罷北海郡贓罪
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功功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治其罪元
羣行賄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後魏書曰鄭義爲兗州性貪悖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
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榮以贓罪被劾光韶

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雋皆爲榮求
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于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
罪人言乎

北史曰後魏就德於營州反使尙書盧同往討之敗而還
屬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之同先有近宅與紹紹頗
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知侍中之
言順曰同好宅與惡勢侍中豈有罪也紹慙不敢復言

唐書曰太宗卽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乃
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吏受賂絹一疋太宗
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
卽行極法所謂陷其人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四

之又曰開元十年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絹五千疋事
發景仙逃走史捕得之玄宗怒命集衆決殺大理卿李朝
隱奏曰裴景仙緣是乞犯贓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
寂往屬締禱首豫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
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豕竈據贓未當死坐有犯猶入
議條十代宥賢功多宐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詔不許朝
隱復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
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
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以乞取得罪處斬刑後
枉法當科欲何罪臣所以爲國惜法明律文詔令減死一

等杖一百流於嶺南

又曰牛僧孺爲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伸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着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犯人法在獄一吏賄納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欸公綽斷曰贓吏犯法七在奸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五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李益饒錢穀錄用之不謂狼貪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三輔决錄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詔掾岐肅錢四十萬蝸子強又生吏曰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生夫人將軍梁冀竟堯徒朔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讓郎

鍾離意別傳曰顯宗以意爲尙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遺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刼車於勝毋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

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乎尙書之言乃吏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罪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殛誅也

又泰誓曰予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余非朕文考有罪惟余小子無良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景公曰縱之罪在寡人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六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

雋才

雋異言其藝勝人有三也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不祀一也

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仲章名國人黎民侯黎也雪我

伯嬭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悒其僑才而以不茂德滋益罪

也

又曰衛獻公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有罪若

何告無罪舍而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冢牒以為

師保而滅之二罪也予以中櫛先君而暴妾使子三罪也

告亾而已無告無罪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遇晉將病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是在此懼猶

不足而又何樂

又曰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七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甚專伐伯有

爾罪一也昆弟爭室爾罪二也董隨之盟汝矯君位爾罪

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太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

於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論語曰公冶長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堯曰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子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為大上逆天地者罪及五

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

及二世手殺人罪止一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者在五刑之域者間有譴發譴讓也發

始發則白冠縵纓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

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也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

有禮矣

史記曰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致于青雲之上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也

漢書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賢良其除

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人

又曰南越反上復欲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

將軍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焉足以驕人哉前破禺番捕

降者以為虜掘屍人以為是一過也建德名嘉建德他倅也各稱他

祖也逆罪不容于天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朕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審其

勳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

鄉里三過也失其內願以道惡為解失尊之序是四過也

後漢書曰荊州刺史趙凱誣奏楊瑳寔非身破賊而妄有

其功遂檻車徵瑳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噉臂出血書衣

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詔

書原璉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宋書曰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尙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璉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璉之解釋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北史曰賀若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中不能改

唐書曰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寔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九

仗羣才尙書令秦王尙書石僕射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王何爲痛之至於此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是以痛之也

風俗通曰臯字爲自辛令其辛苦憂之也秦皇以爲字似皇改故爲罪

語林曰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清應首唯遣鄰家女以爲恨

雜五行書曰臯陶以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十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一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囚

徒徒作舟

囚

易坎卦曰上六利用徽纆寘于檻三歲不得囚險阻之

升也嚴法變刑難可犯也
覽其囚執寬于思過之地

書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又秦誓曰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

又康誥曰要囚刑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要囚謂

四條以斷獄自得其辭服庶思念五六日言及十日
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心反覆思念重刑之王也

詩泂水曰矯矯虎臣在泂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泂獻囚囚拘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二

也倍公既伐淮夷而及在泂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吾聽
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之有功以任者得者其人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凡囚者謂非盜賊
白以九罪於者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

刑輕繫出而舍之也

傳莊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適孫

生擄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菜駒以戈斬之囚呼菜駒失戈狼

驩驩取戈以車囚遂以為右

又曰鄭公子出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十

大棘宋師收績囚華元獲樂呂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冠南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子列合尹子重也佐司馬

知其他公高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

又曰楚子侵鄭鄭王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重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之子也正於伯州黎正典伯州

黎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黎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囚寡君之責介弟也介大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誰獲于上下手以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士弱晉王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王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必免孟嘗君後

秦秦其不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功乎

反音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勾欄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也中星實
則囚多虛則開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
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棄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爲
詣法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幸洛陽寺
省庶獄舉冤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杖掠羸囚便舉冤畏
吏不敢白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斥察所覺之即呼還問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二 三

狀遂得申列自時收令下獄抵罪又左遷行未還宮澍雨
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
獄未還宮而澍雨

又曰馬援爲都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
命比他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府爲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又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
其錄有尹興名與詣廷尉績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
人詣洛陽詔獄績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急無緣與
績相聞也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對食悲泣不能自勝

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出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囚食餉羹乃母所自調禾苗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嘗截肉未嘗不力醫慈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賁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寬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晉書曰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慰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弟歲人情所重豈能暫見家耶眾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囚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可負自請詎

大不徂覽

卷一百四十一

四

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爲聖君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共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田倪慶相執諸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王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故吏人益剪刑之

又曰謝方明爲長史理南郡年終江俊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年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
已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適
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
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
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歸
逮一日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干期請見自討之方
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當自反囚遂廵墟
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意逃者遠近歎服焉

北齊書曰梁相東王繹世子方諸出鎮郢州顏之推當
管記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執顏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
王則屢護救免囚送廷鄴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五

北史曰肅擄入周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神讓爲本嘗至元
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擄曰
肯王長虞延見稱前吏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之以獲罪
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加興縣秩嘗於無錫見有
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曰之笑而不責
南史曰吉翰遷豫州梁郡諸軍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
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說話令且去明可更三典籤不
敢復入呼之乃來收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
囚死命昨於齋生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身裏可
全貨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囚命左右收典籤付獄

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罪者得臨時就戮猶西向爲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于家限至來秋卽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主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意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凡囚五十餘人雖二八台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有信譽歲終閱郡囚囚有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二

六

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賊義相引而去

韓子曰溫人入周周不納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史曰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天下則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囹圜者以日爲修當市死也以日爲短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句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疾越王謂大宰嚭曰囚太宰臣請一見問疾入言吳王乃

見越王也

列女傳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以刑戮為主言屠

也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執囚所執

四之也母大驚使上都亭不肯入府

會稽典略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

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向垂

泣妻嘗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

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子子伯

邑考為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于於羨里以其羨歡子

風俗通曰囚道也言辭窮得罪諫道也禮罪人寘諸圜土

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伏道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七

囚各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昂貴人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鑿

地為埒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

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料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

三千伐湘山樹楮其上

又曰高祖以高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

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之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壯士頓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侵寇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乃名曰猪突豨勇

屠虎曰突豨豨惟豨突人豨取以爲制也

范曄後漢書曰尙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訟罪而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輪俊上書謝曰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清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執遣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有近名識其狀貌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且俊徒也不得上書不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八

勝去死就生驚死踊躍昌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略曰人得崔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着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以爲琰腹臍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又白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爲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云太原人陵干長遇事髡刑五年當道掃徐時太祖下軍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所坐亦云耳於是遷爲驍騎主簿

三國典略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從曰一日不期其問容刀季舒從性好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委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逼及季

舒馮狀各鞭二百徒於馬城晝則供設夜置地牢

藥語曰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夜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囂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既曰棄之矣猶才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問而

生荀林父

神異記
又載之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曰送無任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走及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以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尙書使者亦當尙之光武皇帝待士狀况司徒侯霸曰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一

九

所使吏何乃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且悉到前縣給賜糜粥後謂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慟於心今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士意復曰徒中無欲歸侯親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曰曾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鎮京口記曰有龍目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搖使斷因改名爲丹徒風俗通曰徒上下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土謹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啟手足以歸土也漕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折出髡髡臭

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世如親存也時見子
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明不歆豕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
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孔融內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厠役十死一生
故國家嘗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
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

一髡頭至耳髮詣勝此自爲刑非以法之意

徒作數年

周禮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非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二

十

重罪旬有二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其役次十一坐
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
里任之則有宥而舍之

又秋官土日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考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
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圜土者殺

漢書曰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刑白粲

注 白粲 罪人 鬼 薪 白粲 一歲爲 賴 臣 妾 賴 臣 妾 一

歲免爲庶人

晉律曰髡錮五歲刑笞二百 若請王亡 詐僞非 吏越武庫

屬並五 四歲刑 若復上關入殿門上變引通 露泗 處 刑也 四歲刑 若復上關入殿門上變引通 露泗 處 刑也 四歲刑

三歲刑 若人土而誘僑造官印不憂二歲刑 二歲刑 減一等

入罰金三歲至五歲刑皆而罪若越城作窰走弓求中有掠天文圖識之屬前為二歲刑

張斐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 罪已定為徒未定為囚 不過

十二歲 五歲徒犯一等加六等 累笞不過千一百 五歲徒加六等

笞之千二百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二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終

吳興陳杰校

刑法部九

獄

釋名曰獄確胡角也言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

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墻其刑圜也又謂之囹圄囹也囹禦也領錄徒囚禁禦之也

急就篇曰臯陶造獄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一

詩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岸赤獄卿亭之聚曰子也

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禮記曰孟春之月命有司囹圄具桎梏止獄訟孟秋之月

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

鄭立注曰囹圄圜以守擊禁者明令之獄矣

周禮秋官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圜土獄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圓者象 還合朱均注曰作獄圓者

象斗運

國語曰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將殺之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恕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

不行謂不順也

夫君臣無獄

獄訟也是非由直獄訟之義也

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弑其君安庸

刑

甫用刑山

布行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餘懼

其無後也

在魯僖十二年無後無以復合諸侯

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歸

衛侯

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又曰蕭何卒召曹叅叅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又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衛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有上書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二

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女也勃子勝之尙公主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勃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文帝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將軍之貴也

又曰鈞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後上幸甘泉宮命畫工圖畫周公輔成王於是左有羣臣知帝欲立少子終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途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越行汝不得活夫人死云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持棺往

往葬之封識其處後帝開居間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君驕蹇淫亂自姿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知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謹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復不燃乎田曰燃卽溺之居無幾安國爲梁內吏田甲恐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爾宗因甲肉袒謝安國歎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號曰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邴吉爲廷尉監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三

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攘夜至郡邸獄吉拒關使者不得入皇曾孫賴得全

又曰張湯杜陵人又爲長安丞初湯爲兒守舍鼠盜肉父怒湯湯掘燠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又曰夏侯勝爲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終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贊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

息

又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

應邵注曰頌者容也作見寵容但處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賞鉅鹿楊氏人長安中奸多閭里少年郡輩殺吏

受財執仇相與探凡得赤丸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賞以三甫高第選守長安令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穴輕薄惡子解衣凶服被鎧并持刀兵者捕得數百人內虎穴中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長安中遂無盜賊

又曰天文志曰勾園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陶臯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持理之上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囚人由此止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

陽有詔獄

卷六百四十三

四

又曰虞詡字叔卿陳留縣人祖爲囚吏皆効於公之治囚及詡主經曰吾雖不及于公子孫至丞相冀得爲九卿故字樂曰叔卿至尙書令

又曰李業字距遊廣漢人王莽居攝太守劉臧聞業有德碎業業稱疾臧怒教曰賢者不避害猶穀射市中命薄者先死合業詣臧養病客有說臧者乃出業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俟恭以弟盆子爲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從俟訟中出恭械出術中逢京兆尹解憚呼曰解君載我更始之忠臣也卽帝敗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憚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

禮械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隨見更始

范曄後漢書曰許楊爲都水掾吏典復鴻御陂初豪石大姪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乃共贊楊取受財賂遂收之在獄而械輒自解獄吏見恐遽卽夜出楊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射之時人異焉

又曰杜篤字季雅居美楊與美楊合遊從數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斃光武詔諸儒誅之篤于獄中爲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

東觀漢記曰崔篆爲新連大尹篆歎曰吳生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五

所至之縣乃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于寘此皆何罪至是乎遂平里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晦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君子謂之知命如殺大尹贖二千人盡所願也遂稱疾去

又曰鮑昱爲陽長縣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遂妊身有子

南弘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隱王晉書曰大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黃沙獄

晉書曰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高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

又曰帝至平陽劉聰所幽辱趨允伏地號哭不能趨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善其忠烈贈車騎將軍節愨侯

又曰喬智明爲殘殺寇將軍隆慮共二縣合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去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熙國廣陽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捶毒備加終免叔父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六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原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給醫藥

宋書曰漑搗明帝立擢爲太子洗馬搗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遊愛妓陳王明珠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怒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鬚皆白免死繫上方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與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戴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深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以刀刻械手自折鎖
發屋而出歸太祖送止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粟千斛
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陽國詔獄光
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三國典畧曰用諒入于齊揚州刺史平鑿所獲繫之獄妻
生男鑿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啟自劾齊主特原
其罪

隋書曰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
吏民有犯罪罪者陰德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
郡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徒流者甚衆合
境惶憐令行禁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七

爭訟

又曰辟胄爲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斲旬日便
了囹圄空虛

又曰柳儉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縱容
而已獄無繫囚

唐書曰太祖行次虛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
太對子曰此所謂圓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詳平爲佳非謂有罪而
釋也濫繫無辜則政道缺久濡有罪則怒氣生圓土之中
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鑲械虜體鬱結其中天循諸已者
可以知傳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觀察使判官齊其賦至州怪城不出逆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令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出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固怨者滿朝晏子諫不聽

淮南子曰君不入獄爲恩也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冶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禮羊跪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二

八

風俗通曰易嗟嗑爲獄獄十月之卦從夬言聲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陽也陽上生長獄者陰也陰生刑殺故獄皆在廷比順其位

又曰詩云宜狴獄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之罪遍已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今平易道路也又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囹圄舉也言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九市二十四獄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無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捧鎖沒水

爲信先使沐浴齋戒乃合以手內湯或捧熱鎖或沒水中
無罪者不爛不燠不犯罪者卽驗也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堂邑令縣民房廣爲父報仇繫獄
其母病死房廣痛之號泣于獄意爲之悽側出廣見之曰
今欲出若歸家殯殮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爲不
可意曰不還之罪今自受之廣臨殯畢卽自獄以狀表上
詔減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
守鄧蝠以贓罪徵請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
府遣精能掾厲更就舜劾吉到詔獄但敕主者供湯沐飲
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蝠極枯安徐以情實君若無職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九

強見誣枉軍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
融感吉意卽移辭首服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
盜密往捕錄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謫作棧道以代民便由
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又曰高豐字文林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
縣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林被文書問獄下籥不
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駕騑驂御命理寃當縣七
而至今乃遙召囚徒欲省吏煩蓋普天之下莫井王士卒
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
軒迴輪向鄴孟遂到鄴

襄陽耆舊記曰諸葛亮出關中使馬謖統大眾在前爲
魏將張郃所破坐下獄死時年四十九歲臨終與亮書
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推極繇典禹之義
使平生之交不虧謖雖死無恨于黃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
也又狴犴者亦獄別名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貴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
開出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
丈其狀像牛青眼而驪精四足入土動而不死百宮驚
懼東方朔乃請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十

荅曰此名爲患憂之氣之所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則
罪人徒作者之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
之士至於此乎東方朔曰孝武皇帝時行甘泉至長平
坂上馳道中央有蟲覆而赤如生肝狀頭曰口齒鼻耳
盡具先驅旄頭馳還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
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知也昔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
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怪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
始皇時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怒庶恨無所告訴仰天
而嘆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生也故名之曰
怪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有詔使丞相公孫弘案地
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以去之朔曰夫積憂者得

酒而去之取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東方生真所謂先生何以報先知聖人哉乃賜帛百疋

異苑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揚州作部尅辰當塋作部督夢欣云今爲獄公姥祖久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今得於督不信後夜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生時世上人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沒有餘罪督覺爲謝神從此便絕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乃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思異之復與食數日大如猪及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爲大孔破此土得出後遇赦得活矣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十一

齊諧記曰吳當陽縣董昭之業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畏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見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時江左劫盜縱橫錄昭之爲劫王繫餘杭獄昭之曰惟蟻王夢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囚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暮果夢昔烏衣人言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旣赦今不及也於是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桓子新論曰哀近平間道士臨淮董仲居坐繫獄病死救曰自陷生蟲吏捐棄之使更活云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三

七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終

吳興陳杰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拳 鎖

鉗

械

易象卦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校者以木絞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傳曰欲隼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梏械也

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轅

繫之車轅

又曰朱華弱樂善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俊調戲也

子蕩怒

以弓楛華弱於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頭若械之在手故曰楛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一

說文曰梏手械以告所天桎足械所以質地也

史記曰桓公乃詐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鮑叔牙迎

受管仲及堂阜而脫其桎梏

漢書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領繫

應劭曰智畧令名有當盜但領繫昔言見寬容但處

曹史命不入堅牢盜械也悉其亡故著械不謂盜竊乃械也

謝丞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為赤眉

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叅械出街中

見說門中

魏略曰賈逵為丞相主簿王欲征吳逵諫之王怒付獄獄

吏以逵主簿不即著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

緩於卿將遣來察著械適訖而果遣視之

汪表傳曰孫策得太史慈卽勅破械使沐浴賜衣巾并設酒食

魏志曰田豫爲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黨五百餘人皆當死豫悉見慰諭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勅卽相報語羣賊解散

吳志曰陳表傾意待士皆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壯得收考極毒雖死不伏廷尉以聞權以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具其衣服厚設酒食欲以誘之明乃首服

晉書曰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堂死郡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整還榮亦如期而返縣堂爲野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二

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將指冀州兩胡一柳石勒亦在中

又載記曰符丕敗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立開械脫出于重禁之中若有人脫之者遂奔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初時法官及州郡縣多爲重枷復以絀石懸于囚頸傷囚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飜爲河南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

方結尾切

青至爲縣主吏請焚之飜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猾未

幾有內監楊小駒請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青色以鎖之小駒既免入於訴宣武宣武大怒劾河南尹扣之馘其自陳伏詔曰卿固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馘對曰造者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於施百姓欲待寬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三國典略曰東魏中尉采遊道限外受故選狀嗣海渤王怒而禁之獄掾欲爲之脫枷遊道不肯曰此王命所著不可王聞而宥之

北齊書曰庫秋干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爲具州刺史性孤直其子暗宮厨餅于獄累日杖二百送還京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四
于都戴綿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母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親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于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戚復虐之狀言畢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唐書曰酷吏來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日定百脉二日喘不得三日突地吼四日著卽臣五日失魂膽六日實

同反七日反實是八日死猪愁九日求即死十日求破家
又合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山海經曰貳頁臣曰危與貳頁煞竅窳帝乃梛之疏屬之

山梛其右足也梛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郭璞注曰漢宣帝使人作

上都發盤石室得一人徒役破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
臣楚詭之到于政案此封之帝大譙於是時人爭學山

海經

又曰太山之中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楓木蚩尤所棄

梛梛蚩尤黃帝所得械之然也
神藥共械化而爲樹也

魏苑曰新野庾紹之少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桓

玄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協以義熙中晨起服茶黃酒一

小兒通云庾湘東須臾便至兩股著械脫之而坐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四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梛梛而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畜之數年不取鼠以告

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麀豕鹿不在鼠也欲取鼠則

梛之甚隣梛其後則狗取鼠矣

賈誼書曰紂作梛數千睨諸侯之不附己者而梛梛之文

王梛梛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連梛而流之於河民輸梛者以手撒之弗敢敗之跪

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擁此故思愛文王猶敬其梛

况其法教乎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

畫玉采爲系謹案黨事始發傳詣黃門北寺臨時惶恐不

能信天命多有逃亡不就拷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像矣

又曰械戒也所以警戒使爲善也極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實

語林曰檜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

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拳

音拱

周禮秋官上曰于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拳而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拳者兩手共入一木王同姓及命土已上雖有上罪

或拳或極而弊猶斷也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五

晉令曰死二罪械加拳手

趙書曰後石率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擒續於青丘

續拳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頭釋囚

鎖

說文曰銀鑄鎖也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爲負有誹詛者郡國檻車鐵傅鎖送

長安鍾官

又王莽傳曰民犯錢五人相坐入官爲奴婢其檻車兒女

步以鐵鎖銀鎖其頸傳至鍾官奴以千萬數

華嶠後漢書曰崔鈞爲西河太守與袁紹起兵董卓收鈞

父烈下之郿獄銀鑄卓誅烈得歸長安也

王隱晉書曰石勒鑿荀晞頸以爲司馬而反殺之

南史曰丹徒縣令沈嘖之以清廉拒罪嘖之吳興武康人
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鑿繫尙方
歎曰一見天子足矣王召問曰復欲何陳荅臣坐清所以
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
誰嘖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至得更鳴
必令清譽曰至嘖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
丹徒令

又曰稽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鑿次的等具狀啟臺宣帝手
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六

三國典略曰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將
軍王僧辨代爲都督數泉十罪舍人羅重懼帥齋伏三百
與僧辨俱發先令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
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俄而重懼先入
僧辨繼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辨曰鮑卽卿有罪令旨令我
鑿卿勿以故意相待羅重歡宣令卽卿之于牀側泉舉止
自若謂重歡曰稽綏玉師甘受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鮑泉
之憤耳僧辨意甚不平泉乃爲啟自申拜謝淹遲之罪湘
東怒解而釋之

宋躬孝子傳曰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
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

神引鑣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
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鑣銀鑄斐驚視父已差云吾病恒見
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五子胥廟
引二神像置地當此是也

劉欣期交川記曰居風山去郡四里夷人從太守裴庠求
市此山云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嫗行田見金牛出食斫得
鼻鑣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

鉗

說文曰鉗鐵有所極束也鈇脛鉗也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其父爲吏給事平陽侯家妾通生青
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四
七
爲兄弟青嘗至衆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歎曰人奴得無笞置卽足矣安得封侯
晉律曰鉗重二斤翅長一尺五寸

刑法部十一

象刑 誅 轅

烹

象刑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

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絳衣也耳人尚德義在刑者但易衣服自為大

耻中刑雜屨屨屨下刑墨幪幪中也使以下以居州里而

民恥之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

古無肉刑治古謂上古之恥也有象刑墨黥之罪菲赭屨衣而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一

不純菲草也屨屨也純絳衣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

莫觸罪邪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無所施也或

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刑也刑

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其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

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

之重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近者起於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

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

也五帝蓋其制象五行也

書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生之誅

又曰商罪貫盈天命殛之子不順天厥罪惟均

禮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

臣不隊事

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鼎也也側反側也皆謂南省執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馬有誅齒馬有誅

皆廣牧也路馬君之馬誅罰也

周禮秋官下曰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傷人見血而不以

告者攘獄者遏訟者故以告而誅之

謂吏民杜殺像見此者攘獄者取却不受

也逆亂者上符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語家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二一

之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

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

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

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譎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

說足以飾褒榮衆強樂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

不可不除夫湯誅尹諧支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

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

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

者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吾始誅之不亦可乎

史記曰二世遵用趙高之法乃陰與謀曰大臣不服官

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各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
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重事大臣鞅
鞅特以貌從臣之心實不服今上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
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以除去生不所不可者願陛
下遂從時無疑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漢書曰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
又曰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
慶公孫賀劉屈厘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巨墟
夫爲人臣見年非而不爭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
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
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三

又曰秦法兵攻商君殺之于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殉
曰莫如鞅反滅商君之家

又曰張儀西說趙王曰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欲反之不可亦以明矣

漢書曰陳勝初合姪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有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剡蔡
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傳留至咸陽車裂以徇

續漢書曰張角別黨馬元義爲山陽所捕得鎮送京師車

裂于市

崔鴻前涼錄曰武威姑臧氏曰白興以女爲妻其妻妬之
與怒以妻爲婢以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

水聞也將爲怪乎其姑減市轎殺之是月沈陰昏露霾四
塞

又前秦錄曰池陽民感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轍母辭詣
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姆何言遂
下母於谿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
中衣來也兒下欲手脫背坐癘聲令母自脫母泣曰我生
養汝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
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未卒聲見
所持刀忽貫其項而殺投於山穴母乘車却歸昏而反
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鄰里收其婦
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四

是輓而殺之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超卽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
數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奴不當刃誅姑女改葬孝婦丹

如其言天應雨注

襄陽耆舊傳曰李衡聞王衡音道有人物往之衡曰多士世

尙書劇曹郎才也後數年校事卽呂壹操弄權柄人臣逼
畏莫敢言或問衡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力薦衡爲
郎衡一引見口奏言數千語孫權有愧色劉助復告壹

壹卽伏誅

世說曰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未當其罪世以爲冤焉袁真
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妊焉生立乃篡亦覆桓族識者以

爲天理之所至

轅

釋名曰車裂曰轅轅也者散也支體分散

傳曰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

車裂曰轅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謂陳人無將封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之栗門

又曰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殺子南于朝轅起于西境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夫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五

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帝之性有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于義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卿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刑酷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問是爲自居于中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晉書曰劉裕誅諸葛長民士庶咸恨政刑之脫若釋桎梏焉

宋書曰謝朓初告王敬則反朓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

乎我不殺王公王因我而死

莊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

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猶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
列子曰鄒折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行
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俄而誅之

慎子曰有虞之誅以懷中當墨以草纓當剗以菲履當別
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
繫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土世用戮而民
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諱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舜諫曰不詳哉孰以天下傳之
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舜共工又諫流於幽都天下莫
敢言

又曰太公東封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獮華士昆弟二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六

人立議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
無吾求上於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周公聞發急傳問
之太公荅曰今有馬如驥之狀天下至良也驅之不前引
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賢士而不爲王用驥之不可
以左右是以誅之

會稽典錄曰孟嘗仕郡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
姑卒病亡其女言縣以雙殺其母縣不斷理結竟言郡郡
報治罪嘗諫以爲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
抱具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

又曰秦豐曰戎連兵黎丘距漢上遣朱祐守豐議者以爲

豐見連年勢必因上自往豐必降上往招豐出惡言後數

月豐降祐檻車傳及母妻子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奏祐
知豐倭猾圍守連年上親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聞
當伏夷滅之誅不時斬截而聽受降天將帥任大不敬上
乃誅豐召祐

王隱晉書曰解結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陷殺結并欲誅結
弟系梁王彤救之秀曰我於水中螭尙惡之况其兄弟耶
晉書曰孟玖譖陸機於城都王穎言其有異心將軍王闡
郝昌公師蕃等皆攻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
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
釋刃服着白裕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
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幃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
大平御覽

卷八百四十五

七

重任辭不獲己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
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又載記曰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北支支弟乙投烏俱有才
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知所由是有
怨言每於朝享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
而帶於散將豈是漢祖山河之義乎跋怒誅之

趙書曰臨元侯崔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羯怒珍會朝珍
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爲佳約戲言唯溺取愈珍上目何
可溺約曰卿目腕腕正可溺中珍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
而已至賀屈厘壞爲馬廐車痺室矣唯慶以惇謹終丞相

位其餘盡伏誅

又曰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故車無功還
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後漢書曰梁冀誅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
罪

又曰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迕者劔死同僚側目
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卜口天
子未已而已不有所親在上既不平之矣冀私專憾殺議
郎邴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
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荅曰單超左

音上呼超信入

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八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固賊誠當誅之日久臣
等弱少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
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孤疑上曰姦臣專國當伏其罪
復何狐疑於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
恐爲人疑下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
其變爰勅吏收憚自外謀圖不軌於是帝幸殿召公卿
勒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與封比景部卿侯黃門令瑗
將虎賁劔士卒千人司隸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
長皆誅之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一二
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細者二百餘人朝廷

爲之一空

引曰鍾離意爲取正合史有植建者盜竊盜縣內意屏人
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
酒詈曰吾聞無道之君以辦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
罪命也遂令建進藥死

又前秦錄曰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問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棄之市朝柰
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轅而殺之
淮南子曰張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

劉向諫莽曰妾如曰太后不謹幸卽膠毒封爲信侯專國
事驕奢與侍中左右真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與鬪者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九

走白聖帝大怒毒因作亂咸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
取皇太后遷之長宮

桓寬鹽鐵論曰李斯相秦籍天下之勢志小方乘及具囚
於囹圄裂於云陽之市願負薪入東門雖止蔡徑不可得
也

烹

釋名曰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傳曰寒泥伯明氏之說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泥行媚子于內內宮信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欺局也而虞羿于田集之以游田樹之許愿以取其

國家樹之外內咸服信泥羿猶不悛悛收也將歸不田羿獵

家都殺而烹之以食其子食辨其子不忍食朱死于窮門

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房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供其內莫供

其外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許作盟處為太子反徵驗

也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囚太子乃縊

而死公徐聞其罪也乃烹伊房

又曰楚白公為亂既死其徒徵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何害

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十

史記曰齊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

使使親視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勅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其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並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養死則五鼎烹

漢書曰韓信問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江平

原襲齊齊于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己言其與齊乃

烹食其

又曰韓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

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蒯通通至上欲烹之

曰老翁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
先得天下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何憚諫上乃赦
之
晉中與書曰劉寅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寅以
饑湯煮之

韓子曰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樂羊於幕下而饗之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非怒子則疾不可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
已王疾臣與母以死事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
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牀

大正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士

問疾王不怒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吐而赴疾乃
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得果
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
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單處中牟佛胥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
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從之至於田單曰義士
死不避斧鉞之罪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
不若死褻衣將入鼎佛胥說乃止趙氏攻取之聞田單不
肯與也求而賞之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
不爲賞一人而慙萬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皆

恥不義吾去耳遂之南楚

莫雄記曰董卓攻得李吳張安舉主范中生烹之二人臨
方畱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鷄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
分若其處崩毀傷踢破裂弔節蝎穿兆隨所屬物必捐
失死亡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寬博文彩班班光澤清
淨必得封邑

仲長子曰以笏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令之板以象焉劉
義恭啟事曰聖恩優重狼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
輝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五

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